



伪
满洲国
下

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伪满洲国

下

迟子建
长篇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伪满洲国:全3册/迟子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(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09754-8

I. ①伪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6915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53千字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32.875 插页6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54-8
定 价 78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一九三二年	001
第 二 章	一九三三年	060
第 三 章	一九三四年	144
第 四 章	一九三五年	218
第 五 章	一九三六年	289
第 六 章	一九三七年	371
第 七 章	一九三八年	442
第 八 章	一九三九年	504
第 九 章	一九四〇年	572
第 十 章	一九四一年	635
第十一章	一九四二年	713
第十二章	一九四三年	791
第十三章	一九四四年	871
第十四章	一九四五年	959
后 记		1043

第十一章 一九四二年

(民国三十一年 昭和十七年 康德九年)

一

浑身抽搐的泥人邱嘴里泛出白沫，在铺上痉挛着，滚来滚去。王亭业咧嘴笑着，痴痴地看着这一幕情景。他想说，泥人邱，我不想和你做游戏，你就别折腾了。可他说不出话来。泥人邱已经掉光了头发，头皮青青的，看上去像个小和尚。他瘦得跟骷髅一样。他们是一年多以前从原来的监狱转移到这里来的。在一辆密不透光的汽车里总共押解了二十几名犯人，王亭业与同室的泥人邱在一起。记得离开监狱的那天，那个满嘴黄牙、臭屁连天的七号狱友以为王亭业和泥人邱要被拉出去处决了，还很动感情地分别拥抱了他们一下，哽咽地说：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阳间不留阴间留。兄弟，哪里都是过日子，别难过啊。”而十三号狱友则无动于衷地在一旁捉虱子，鼻子里发出“哼哼”声，很不以为然的样子。王亭业他们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，然后被带到一处有着青草气息的地方。下车前每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，看不到周围的环境，但王亭业感觉到那是春天，很温暖，脸上有种毛茸茸的感觉，他知道是阳光在那上面爬。而且他判断这所监狱远离市

区,因为植物的气息很浓。他想也许时来运转了,新监狱重新审理他的案子,会发现他是清白无辜的,而会让他打点行装,即日出狱。然而到了新地方之后,他才发现这里不是监狱,而是一所大医院。他们所见到的都是穿白服的医生。每天清晨定时会有人来给量体温,然后做记录,而平素经常会被抽血。每当王亭业的胳膊被勒上胶皮管,长长的针头锐利地刺入他的血管,他看见鲜红的血液激情四溢地被抽到标有刻度的雪白的针管的时候,他都忍不住因为身体的骤然发凉而笑出声来。身体一凉,他就觉得浑身发痒,就想笑。他的举止令医生很反感,常常是边抽血边用眼睛瞪他。王亭业发现这些医生都是日本人,因为他们的汉语半生不熟的,除了量体温、采血、采唾液,他们还被切割过皮肤。王亭业的左腿就被割下过一块皮去,后来医生往创口上撒了些药粉,每日前来观察几次伤口变化。开始时创口红肿、疼痛,后来他觉得那儿只是发痒,渐渐地,创口竟奇迹般痊愈了,落下了一块松树皮色的棕红的疤痕。医生对他已好了的创口深为遗憾,甚至很有些气愤,每回看见那部位就要摇摇头,现出嫌恶感。王亭业凭着有限的医学知识判定,他们是成为医学研究的实验材料了。而这实验不是用老鼠做标本,却是用他们这种活生生的人。他想这比判了死刑上绞刑架更摧残人。他悄悄对泥人邱说:“你年轻,有力气,这地方就是地狱了,你得想方设法往出逃,不然就完蛋了。”泥人邱愁眉苦脸地摇摇头,说:“哪里逃得出去呢?”王亭业还记得泥人邱初入狱时是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,皮肤泛着健康的光泽,再难咽的饭也能吞下去,闲下来时眯缝着

眼，十指揉来捏去的，做捏泥人的动作。他动作大时你知道他正捏一个动物的大致轮廓，而手指轻轻一点时，你则明白他正捏在细微精巧处。王亭业很喜欢泥人邱。他眼见着泥人邱一天天憔悴下去，头发逐渐脱光，眼球却凸了起来，十指纤细得犹如女人的。泥人邱越来越不爱讲话了。刚来到这里时，王亭业倒以为到了天堂，他们进得屋子被取下眼罩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被带去洗澡，温热的清水散发着一股芬芳，犹如天河之水飞临人间，让人感激涕零。王亭业简直不相信会有如此的好享受，他哭了。莲蓬头向下刷刷地喷射着晶莹的水滴，王亭业则在水柱下欣喜若狂地流泪。他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搓出了一堆小鱼般翻滚而下的泥球，觉得自己一尘不染得就像刚出生的婴儿。医生给他们换上了新衣裳，衣裳上有新的编号，王亭业的是二十六号，而泥人邱的则是二十五号。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，铺位一左一右相对，虽说是空间不大，但白色的新粉刷的墙壁仍然使人觉得很亮堂。他们来之后吃的第一顿饭竟是牛奶和面包，王亭业越发觉得自己是到了天堂了。之后穿白服的人进来跟他们说，他们现在是病人，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，不可反抗。王亭业自是怀着感激之情唯唯诺诺地点头。每间房都有一个铁门，铁门上端有个方形窗口，竖着铁栏杆，从外面的走廊可以随时监视到里面的一举一动。王亭业没过几天就发现他的想法错了，因为伙食越来越差，而医生所做的一切治疗在他看来是适得其反的。他悄悄地用指甲在白墙上划道，以计算时日。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在白墙上不易察觉地划上一道，这时走廊里就会传来

医生的脚步声，量体温的来了。王亭业无论看见谁来，都要发出不由自主的笑声，仿佛不笑笑就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。墙壁上指甲的划痕越聚越多，他时常死死地盯着那一片地方，细细地查究竟有多少道了，结果没有一次顺利查完，总是因头晕眼花半途而废。他就大致给这些划痕划分几个区域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每个区域大多有上百道。由此他已大致划分了五六个区域，便判定自己来这里一年多了。至于窗外是什么季节，王亭业是不知道的。有回泥人邱被注射了一针，拉到外面的骄阳下暴晒了一天，后来昏迷了一天一夜。苏醒后，守护在旁一直做各种记录的医生问他还记得发生过的事。泥人邱想了想，说他记得外面很热，是酷暑时节，他和几个人被绑在柱子上暴晒时，有一条狗伸着舌头趴在他们对面。狗的喘气声呼哧呼哧的，看上去热得够呛。医生没说什么，只是把这些话记在本上。王亭业的头脑却异常活跃起来，连忙把新划上去的那些痕迹圈在一处，在旁边戳了个小小的圆点，示意这是夏天，接下来他就好计算季节了。按他的猜测和估计，现在正是严冬时节，因为室内的暖气吱咕作响，医生进来时穿着棉裤。

泥人邱依然在铺上滚来滚去的，他发出呻吟声，王亭业觉得就像狗一样难听，他想告诉泥人邱，你手上的功夫过硬，可嘴上的差得远了，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刺耳了。王亭业抱着头坐在铺上，一直看到泥人邱不抽搐了，也不发出任何声响了，医生出去喊来了两个人，将他用担架抬走了。王亭业独自一人躺在铺上，觉得头脑混沌一片，他不知道泥人邱这回能不能回来。以往泥人邱注射各种针剂

也是如此这般发作，但他都能活着回来。王亭业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，觉得手触之处是深深的幽谷，空洞得很，他想自己是不是已经没有脸了？他清醒的时候，还能依稀记得一些往事，他很奇怪记得最清楚的不是老婆孩子，而是于小书。于小书毛茸茸的眼睛，温温存存的笑意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中。他想她早已到了嫁人的年龄，如今是不是已为人妻，实在难以预料。有时候想到她被别人搂在怀里，内心就有一种剧痛，鼻子就有发酸的感觉。在他的意识中，他是让于小书出国留了洋的，在自己没有出狱之前，她只能在异域等待他，他还好几次在梦中收到了她的来信。那信皮是海蓝色的，信笺则是云朵一样的棉白色，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可他一句也看不清。醒来后他便想，不用说，那信笺上写的都是思念和爱意。这些年来，他想宛云的时候也较多，想着她已经长高了，成了大姑娘了，肯定变了模样了，他回家后她还能认出他吗？她还会甜甜地叫他爸爸吗？至于老婆，如今他已忆不起她的相貌，而且连她完整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她姓刘，名字中似乎有个“兰”字，可是无论如何拼不成个完整的名字。王亭业便想，看来老婆已经是人家的人了，他才不会轻而易举将她忆起，这是天意。王亭业在清醒之时因为回想许多事情是一片空白，便确认自己有时精神失常。一这样想他就不寒而栗，牙齿上下打颤，接下来头脑又是一片空白了。

北野南次郎喜欢在冬季时进行试验。说也奇怪，一到了万物萧条、动物休眠的季节，他做试验的欲望就很强。七三一细菌部队实在是个实验的乐园，它设施完备，

研究经费充裕。在北野南次郎的心目中,这里就是自己一生可以乐此不疲地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。实验中心的四方楼在他看来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座碉堡更为稳固,因为它研究出的细菌武器是威力无比的。不动一枪一炮,而能使敌人浑然不觉地坠入死亡,是最为他迷恋的。特别监狱里,关押着许多“马路大”,他们衣着统一,在这里一律失去了名字,只用编号来代替,望着这些活人实验材料,他无限迷醉,觉得作为一个医学研究者,他是太幸福了,有谁能体验到在活人身上做试验的那种快感呢?在这里,有供水室和独立的火力发电厂,有通向外面的铁路专用线、飞机场、保存各种物资的仓库,有可以给人提供温暖同时又可以焚烧马路大尸首的锅炉房,还有医务人员的宽敞整洁的宿舍、广场、礼堂、神社、花园等等,在北野南次郎看来,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华的角落了。他在试验室里解剖泥人邱的时候觉得身心愉悦,无比轻松。他先取出泥人邱的肝脏和脾脏,把它们放在透明的玻璃瓶子中,俟后进行毒性渗透的分析。然后他掏出他的心脏,那心脏还温热着,就像个刚烤熟的红薯,他将其扔进器皿时,它竟然还“噗噗”地跳了几下。北野南次郎在心里说:“你还真想活啊。”他微微一笑,开始取下他的肾,剃下他的眼睛。那眼睛浸入福尔马林溶液后,泛着一种青白的光,直直地瞪着南次郎。他心里说,你看吧,看看你的器官如今都在什么地方,你应该庆幸,你的器官最后没有化作泥土,它们全都派上了用场,你为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呢。北野南次郎顺利解剖完了泥人邱,他摘下鲜血淋淋的橡皮手套,扔进垃圾桶中,然后唤人来抬走泥人邱

的残骸。解剖室里洋溢着一种腥热的血腥气，有些研究人员闻不得这气息，觉得恶心，可南次郎却不，他喜欢这种生命被肢解的气息，它比五月的花香还要袅袅动人。冬日午后的阳光有些疲惫，它们慵懒地投射在玻璃窗上，只给解剖室带来微弱的光明。

北野南次郎对泥人邱能在四种混合疫苗的注射中猝死而感到兴奋，试验是成功的，他想应该回到住地喝一杯，晚上找个女人好好发泄一下。关在特别监狱的实验材料，主要以男性为主，女的极少，而姿色可人的就更少了。医生们有时急于发泄性欲，就找那些女的马路大。她们个个披头散发，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，而且目光凶狠。虽然她们孱弱得无反抗能力，任人摆布，但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实在让人不好受。南次郎睡过一个马路大，那是她刚被押解来的那天，南次郎见下来的马路大中有两个女的，其中一个圆脸，肤色黑红，胳膊粗壮，很结实的样子，令他心里泛滥着一种占有的欲望。当天晚上他就找到了她，她梳顺了头发，洗过脸，穿上了干净衣裳，看上去有几分秀气了。她的杏核眼一眨一眨的，瞳仁很黑很亮，看人时微微吊起嘴角。北野南次郎说要给她进行身体检查，然后将她带进实验室，在那里强暴了她。那女人力气很大，开始时几次把他掀翻下来，北野南次郎不得不用绳索将其手脚捆绑起来，将她的嘴塞满纱布，他可以从容地使她就范。马路大在他身下虽然被迫屈服了，但她的眼睛一直圆圆地睁着，射着杀气腾腾的仇恨光芒，令南次郎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，草草收兵了事，从那以后，他不愿意轻易染指马路大。

冬日的黄昏是陈旧的。落日也不是熔金之色，只不过微微有些泛红而已。北野南次郎走到实验室前面的空场，被冷风一吹，更觉身心无比畅快。动物饲养班的姜山岳正拉着一匹骆驼在溜达。他一边拖拖沓沓地走路，一边抬头望西天落日。南次郎知道这个浑身脏乎乎的满洲人喜欢看落日，好像太阳是他老婆，转了一天要与他分手时，总让他有些依依不舍。骆驼很瘦，也是试验材料，是从西北部运来的，对满洲的气候看来不太适应。南次郎心情好，就主动上前打招呼，说：“落日的、美？”姜山岳连连点头，说：“美！”南次郎又转向骆驼，问姜山岳：“病的有？”姜山岳说：“病的有，草的不爱吃，水的不爱喝。”南次郎便猝不及防地踢在骆驼的肚子上一脚，声言这骆驼是装病，不过是在屋子里呆闷了，耍个滑头出来透透风而已。姜山岳便想这骆驼若真是有如此智商，早会趁人不备时溜掉了。姜山岳拉起骆驼，避开南次郎，他可不想让骆驼受意外的伤害了。

北野南次郎回到宿舍躺在床上。他想起了王亭业，几次做大的试验时他均未能下定决心在他身上试验，原因在于他觉得王亭业很神秘，有某种可爱之处，想让他多存在一些时日。每次他给王亭业测体温，王亭业都会问：“有多热？有炉火那么热吗？”听得他想发笑。要不他就说：“有多冷，有冰那么冷吗？”王亭业双颊凹陷得厉害，嘴唇常常不由自主地蠕动着，似是跟谁说话的样子，而目光始终如一地温存。有时南次郎便想，要是王亭业是个女的，那温温存存的目光该是何等勾人魂魄啊。王亭业说话总是奇奇怪怪的，常常答非所问。比如你给他做了

冻伤试验,问他感觉如何,他回答:“这屋子怎么会有老鼠呢?这里又没粮食可吃,我又不是高粱和玉米。”他有时还自言自语地念着一些诗,令北野南次郎无限迷恋。久而久之,王亭业竟然成了他心灵的伙伴,他每日必须见他一次方觉安心。北野南次郎从不询问马路大过去的经历,但他那次破例问王亭业,你叫什么名字?王亭业很干脆地说:“二十六号!”南次郎便提醒他,问的是他的真名实姓,不是代号。王亭业左思右想,依然说:“二十六号!”他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。因为自从来到这里之后,惊恐使他常常神思恍惚。南次郎又问他为什么入狱,王亭业想了想,很激动地叫了一声“字”!南次郎不明白二十六号入狱与字有什么关系,听他的话常常是云山雾罩的,也就不深究。不过从他的气质可以看出,这是个有知识的人。

天黑了。走廊的灯亮了。走廊每隔五米吊着一盏灯,这样囚室的铁栏杆的方形窗口就成了透光之所。屋子里没有电源设备,不知是为了省电,还是怕马路大触电自杀,总之一到了夜晚,屋子就格外黯淡,只能借着走廊漏过来的些微光芒。通常,铁栏杆被灯光映衬得在屋内的墙壁留下投影,似几根光溜溜的骨头,又仿佛竖琴的琴弦,还像几个又矮又瘦的小人。投影所占据的那块墙壁,恰恰是王亭业每日用指甲弄个划痕,以计算时日的地方。他便觉得那些日子仿佛遭到了鞭笞和暗算,心中总是愤愤不平。泥人邱曾说过他,你做那些记号有什么用,我们死定了。王亭业不喜欢年轻人动辄言死,在他看来,泥人邱肯定有生还的希望,因为他不过是个手艺人,并没犯

国家大法。可国家大法又是什么，他却是糊涂的。王亭业知道自己已经是半人半鬼了，因而趁清醒之时就劝泥人邱往出逃，只要逮着被带出去的机会，就一定不要放弃。现在已经是夜晚了，泥人邱还没有回来，王亭业独自一人，呆呆地望着那张空铺，想起了下午时泥人邱在那上面痛苦痉挛的样子，便想他也许已经离开人世了。王亭业想哭，可他只是喉咙发痒，哽咽许久，也没挤下一滴泪来。这时送饭的老头敲着铁桶来了，这声音每日响三次，早、午、晚。声音在三个时辰听来是不一样的。早晨的清脆，中午的滞闷，而晚上的则苍凉。钥匙在各个铁门上哗啦啦地响，接着门就会开了，木碗里装着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，发霉的玉米团、冻伤了了的熬白菜等。王亭业曾想过，为什么他们的餐具是木碗和钢碗，而不是瓷碗，他想瓷碗可以打碎，瓷碴儿很锋利，可以刺破人的咽喉和动脉，他们是不给犯人以自杀的机会和死的权利啊。老头送饭时从来都是一言不发，开了门，咳嗽一声，冲着桌子上的木碗走去，从铁桶里舀出饭食，返身就走。出门后“咣”地把门关严，加上锁。这锁到了晚睡时分又会打开，老头不再敲铁桶了，他来收木碗，这木碗早晨拿来，用了一天，晚上才收回去清洗。屋子里有两个脸盆和两只桶，一只桶盛着清水，作为饮水和洗脸之用。另一只桶则用来屙屎尿。屙屎尿的马桶上有个圆形木盖。早晨医生来量体温之后，便有两个矮瘦的人来给一个桶注水，另一只马桶则提出倒掉。他们做事时从来都不吭不响，似是训练有素的样子。王亭业想着从今晚起将由他一个人在屋里吃喝拉撒睡，便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。他特别想拉

住送饭的老头，跟他聊上几句，可老头已经锁上门走了。他每至一处监室的铁门前都要“咣”地敲一下铁桶，这声音在夜晚时被昏昧的灯光裹挟着，非常凄凉，听了让人有落泪之感。王亭业努力吃了几口饭，因为吃不下去，他便开动想象力，将它们设想成白米和炖肉，总算又吃了一些。最后是头脑的想象终于没能欺骗得了舌头的灵敏度，它实在品不出白米炖肉的滋味，便缩着不动了，王亭业也不委屈它，推开木碗，走到窗口的栏杆前望着走廊。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，王亭业想自己若是能把门打开，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去。转而一想，走出去便会被抓住，打上一支毒针而毙命，还不如在这挨着呢。有时他异想天开地认为有一天老天爷会降下天兵天将来拯救他们，再不就是突然有炸弹落下，有大火蔓延，有洪水袭来，他可以趁慌乱之际脱身而逃。然而他的祈祷并未感动天颜，一切还都是老样子。王亭业透过昏黄的光线，仿佛看见了于小书那柠檬色般的笑意，他忍不住咧开嘴冲她笑，并且频频和她招手。这一刻，他忘却了泥人邱离去给他带来的伤感。

北野南次郎晚饭时喝了一点酒，然后兴致勃勃地去动物饲养班看那些黄鼠。他喜欢黄鼠的目光，很敏锐，很贼，又很明亮。抚摸了一番黄鼠，他就到特别监禁室去寻找女马路大。医生是可以随时动用任何实验材料的。看着一张张面容憔悴的马路大的脸从眼前掠过，南次郎内心有一种骄傲的感觉。他觉得自己能拥有这些弥足珍贵的实验材料是何等的幸运！在关押女马路大的两间屋子，他发现了一个端庄秀丽的女人。她三十上下，微微泛

黄的头发很柔顺地垂下来，看上去就像夏夜的月光一样动人。这女人瓜子脸，尖尖的下巴透出某种自信和倔强，目光安静，垂着双手，看人时唇角抿起，泛出两个圆圆的涡痕。北野南次郎觉得自己体内的血液流速加快了，他知道自己想要的就是她了。北野南次郎看了看那女人服装上的号码，对她说：“四十三号，现在要给你进行身体检查，请积极配合。”四十三号很沉静地点点头，跟着北野南次郎走了出去。南次郎颇觉意外，因为四十三号脚步轻盈，甚至于走在他前面，十分乐意的样子，不过他仍心存警惕，他知道能被送到这里做实验材料的人，多数都是反满抗日的分子。北野南次郎心下想，你一个女人家，又比较秀丽，何苦去干男人做的事业？怎么样，最后还不是把命搭上了？南次郎想象她应该肌肤有弹性，富有生命的活力。北野南次郎拥有独立的医生办公室，办公桌上摆着墨水瓶、笔、水杯等东西，而靠近窗口之处则一左一右摆着两具人体模型，一男一女。女模型的色彩是鹅黄色的，乳房坚挺，北野南次郎常常不由自主地抚摸它们。虽然它们没有温度，不柔软，但质感细腻，分外滑润。北野南次郎把灯打开，窗前的两具人体模型就刷地亮了，四十三号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具女模型，心有所动的样子。北野南次郎想，屋里没有床，只能把四十三号弄到桌子上，或者让她干脆坐在椅子上，自己玩点新花样。这样一想周身血液就要沸腾了，他把门反锁上，喘气已经不均匀了。四十三号只露着一个背影给南次郎，她站在了女模型面前。北野南次郎慢慢朝她靠近，在接近她的一瞬，四十三号突然转过身来，出人意料地朝他一笑，说：“我知

道你想干什么,你不用强迫我,我愿意。只是我不喜欢灯光,请把它关掉。”北野南次郎心花怒放地返身将灯关掉。他在摸黑脱衣服的时候想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,对泥人邱的试验取得了成功,而这名马路大既秀丽又乖顺,事情均如他所愿。北野南次郎赤身裸体走向了四十三号,他抚摸到了她光洁如玉的肌肤。马路大已经不吭不响地独自脱光了衣服,这更让他喜不自禁,他想你既然如此温柔,我就对你也体恤些,少点粗暴。而以往南次郎只是在粗暴中才能获得快感。他听到了马路大均匀的呼吸声,这声音听起来像夏夜的鸟鸣一样撩人。他将她抱到桌子上,借着窗口透过来的月光,他发现马路大的眼睛带着某种光焰,幽幽闪烁着。北野南次郎很从容很悠徐地享受着快乐,以致他松开四十三号时竟有依依不舍之感。马路大很镇静,她一声不吭地在黑暗中穿上衣裳。南次郎穿好衣裳欲送她回监室时忍不住紧紧拥抱了她一下。他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四十三号只是说了一个“霞”字,然后就推门而出了。南次郎跟在她身后,一直盯着她的背影,觉得那背影比月下山峦的剪影还动人。

北野南次郎次日心情极好,他起得很早,眺望着冬日苍白的太阳懒洋洋升起,想起温顺的、名字中有一个“霞”字的四十三号,内心有种无法言说的甜蜜感。一个上午他在实验室对泥人邱的器官进行病理分析,然后逐一做下记录。走出实验室时,他碰见了栗原君。栗原君看上去踌躇满志的,他从事伤寒和梅毒的研究。见到南次郎,他将手中的化验单递过来,兴致勃勃地说,他研制的梅毒细菌研究已经成功,有三个马路大被注射了这种